

新民晚报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想像力。他的作品把怪异梦境与绘画技巧令人惊奇地融合在一起。1982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封他为普波尔侯爵。他与毕加索、马蒂斯一起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

怪才达利

徐小斌

声名赫赫的达利如果不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女神加拉(KALA)的到来,肯定会沦落到凡高那种精神分裂的悲惨境地。他被内心恐惧和性的焦虑困扰着,画出一幅幅怪诞的梦境:

连续不断地变形的咆哮的狮头,像面饼一样搭在树枝上的柔软的钟表,招来苍蝇的腐烂了的驴子和残缺不全的尸首,紧咬住嘴唇的蝗虫和拿着放大的性器官的手,这一切似乎都是足以引起妄想的持续不断的疯狂,一切主题都脱离了弗洛伊德的诠释而变成完全清醒的梦。可怕就可怕在那梦是完全清醒的——达利在用法兰德斯式的袖珍画技法制造欲望的梦境。

达利作为超现实主义巨匠,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我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

疯子”,达利如是说。他有着奇思妙想的特殊才能,他惯用不合逻辑地并列事物的方法,将自己内心的荒诞、怪异加入外在的客观世界,将人们熟悉的东

西扭曲变形,再以精细的写真技术加以肯定,使幻想具有真实性。

《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描绘的是加拉的一个梦境。一场由绕石榴飞舞的蜜蜂而引起的

梦,颜色清澈明亮,形象逼真写实,但却毫无逻辑可言。“这一切象征什么?对这样一幅画中的石榴、蜜蜂、老虎、大象、大海……可以赋予它几种甚至上百种意义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有深刻的情色含义。”

感到一阵冲动,接着就捡起那只蝙蝠狠狠咬了一口,然后惊恐万状地扔掉了。又有一次,他很近地观察一条鱼,忽然发现鱼头很像一个放大的蝗虫,他恐怖万分,从此惧怕蝗虫,而班上同学却恶作剧地在他的书包里塞进蝗虫,吓得他魂飞天外!

在达利的画中,常常在精美的笔触旁加上一堆密密麻麻的小虫或

是既像鱼又像蝗虫的恐怖形象。童年的他拒绝上学,拒绝知识。6岁时

他的兴趣是厨师,7岁的时候是拿破仑。22岁的时候,马德里的美术学院给了他一个展示个性的舞台,他不再迷恋那些空泛的头衔,他开始要做独一无二的达利。

他逐渐发现,做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胜于重复任何一位伟人。他不断与大众唱反调的欲望和各种荒谬的言行令他很快在学院博出位,但是在艺术家成群的学院维持特立独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夺人眼球,达利别出心裁地花了三个小时,用绘画的油画和特殊的发网将头发做成一个唱盘,如果拍打,还会发出金属般的铿锵声!他说,这一切灵感的来源都来自于女神加拉。

其实,加拉原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的妻子,他们相识于1927

年,尽管加拉比达利年轻10岁,但两人一见钟情、狂热相爱并很快走到了一起。从此,加拉成为达利的伴侣、模特儿与灵感之泉。

狂热的达利认为:加拉的眼睛有135种颜色,加拉是他绝望、发狂、激动和忧郁发作的惟一见证人——无论是达利的自传还是日记里,他都在记录自己的“天才”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赞颂着这位“我们时代独特的神奇女子”。

达利是个跨界高手。他将超现实主义延伸到各个领域:油画、素描、蚀刻、雕塑、建筑、摄影、戏剧、电影、文学和乐器,特别是,他同时还是个顶级的珠宝设计师:他运用黄金、铂金、钻石、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海蓝宝石、托帕石、珍珠、珊瑚以及其他高贵的材料,打造出心、嘴唇、眼睛、植物、动物、宗教神话符号,并赋予其拟人化的独特形式。达利亲自挑选每种材料,不仅是挑选颜色或价值,更深入考虑每种宝石或贵金属的内涵和象征意义。一些珠宝,如《眼睛的时间》(1949)、《皇家心》(1953),或者《空间的大象》(1961)被认为是他运用珠宝的绘画,成为他的重要作品。

达利对于珠宝的热爱,同样来自于他对加拉的狂热。在他看来,只有最奇异的想法才能配得上他最爱的女人。他曾经为她设计了一枚心形胸针,黄金质地的心形底座上镶嵌着红宝石,象征着血液和血管。但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枚胸针竟然会随着她每



10月9日听到被誉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老人逝世,我彻夜未眠,翻来覆去回忆三十多年来杜老的教导。

“文革”后参加过几次杜润生同志召开的会议,也当面向他请教过两次。但那都是严肃的、一本正经的。真正与他无拘无束地、有说有笑地往来是一次下乡,1983年到淮北研讨土地复垦。

淮北过去给人的印象是四个字:“水旱蝗汤”。水,是指1938年蒋介石密令炸开花

园口,黄水向东流。旱,是指黄水过后淮北大旱。蝗,是指有旱灾必有蝗灾。蝗虫飞来,如乌云密布,天昏地暗。汤,是指汤恩伯在日寇面前一败再败,让日本人在豫皖苏横行霸道。可是80年代后的情况不同了,在淮北煤矿的塌陷区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小湖泊,水旱蝗汤早已变成赛江南的水乡。“小湖泊”水产生的单位面积收入远远高于耕地收入。这引起杜老的关注。他与于光远、吴象等到淮北考察。我是众多随员之一。

杜老、于老、吴老在田埂散步,沿湖边观鱼,边说边聊。杜老在他担负采访任务的小女儿搀扶下,走在最前面。我们说:“杜老你走得太快了!”另一位老人开玩笑说:“杜老不可能走得快。他是‘小脚女人’,走不快。”我们小字辈中真有一位

一个脚步而跳动,如同一颗真正跳动的金属心脏!有一天,当缪斯化作一只毛色鲜艳的大鸟降落在达利的画室时,这位留着

“答记者问?”

“不,不是。”

“立体主义?”

“不,不是的。画画,是画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于是大鸟飞到达利的肩上。他抚摸了它一下。

不知道“小脚女人”的来历,有点莫名其妙。几位老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告诉大家

在观鱼时,又有青年人打听杜老夫人的是谁。一位老人插话说:“杜老夫人是延安的‘西施’,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名气比杜老还响。你们

现在看他女儿有多漂亮就能知道杜老夫人有多漂亮了。”说得杜老也笑了。我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嘴上不好意思说,心里暗暗在想:杜老也是“才子配佳人”。

考察几天,杜老、于老、吴老兴致很高。杜老应淮北市委副书记吴孝雨请求,为他题了“办实事,民不忘”六个大字,鼓励大家多为农民兄弟办实事。接着他和于老、吴老跟我们作了长谈。今天回想起来,我近几十年来呼吁“农会”,这观点是得到杜老的启发;我写《土地的呐喊》,其思想渊源也是从杜老他们那里来的;我大声疾呼的缩小城乡差距,寻根求源,也有杜老他们的点拨。

杜老的仙逝使中国失去了一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顶尖专家和领导。我失去了一位别有见地、循循善诱的导师。杜老啊!你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我们永不忘!

办实事,民不忘

——跟随杜润生下淮北

邓伟志

我和图书馆

任溶溶

我从小爱看书,是个书迷。在广州念小学,家里楼上楼下就有两个大书橱,不但有

西游三国,还有福尔摩斯什么的。1938年初从广州逃难到上海孤岛,在上海一本书也没有,苦啊!空了就跑到福州路几个大书店看书,又没法买很多书,不能解决看书的渴望,怎么办呢?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发现,当时南京东路慈淑大楼楼上有一个“量才图书馆”,免费出借图书,每次可以借一本。那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我就到量才图书馆借书。有时候上午借书,一口气看完了,下午就还书,另外借一本。那里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记得我还看了袁牧之写的关于化妆术的书。

图书馆从此就成了我追求的地方。有一个时候,我每天到西藏路八仙桥青年会去,那里二楼大厅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周围都是书橱,读者可以自己把书拿出来看,不过是不外借的。我就坐在那里看书,记得我最早看普希金的诗就是在那里。青年会旁边就是饭馆,大世界对面还有一个红烧羊肉面店,中午我就到那里进餐,进餐以后再回来看书。

跑图书馆于是成了我的习惯,我家附近虎丘路亚洲文会博物院楼上的图书馆,我也上去看书,不过那里收藏的都是英文书,我就借书看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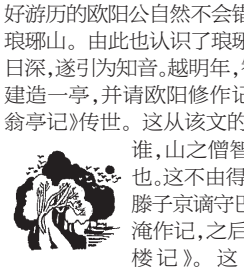
我真是感谢图书馆。我大学毕业写毕业论文,就专门到淮海路乌鲁木齐路口的鸿英图书馆看资料。当时正好日本人投降,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恰巧看到美国飞机在低空飞过,路上群众拍手欢呼。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创办《外国文艺》,我更是天天跑上海图书馆。“文革”期间,只有上海图书馆能订到外国文学杂志和外文书,我就到那里去寻找资料,再加上图书馆同志的大力帮助,这才把《外国文艺》办起来了。

图书馆是我们学习和收集资料的好地方,我爱图书馆,希望大家也多多跑图书馆。

醉翁亭遐思

因了安徽明光市一位朋友的邀请,今年的春节我居然在滁州度过。让我对滁州心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欧阳修曾在那里当过太守,并留下了名扬海内的《醉翁亭记》。到达朋友家的翌日一早,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来到琅琊山脚下,那雨就愈下得密集了。同行的四辆车19人,一些孩子和女眷当场表示不上山了。我也禁不住犹豫起来:上山吧,主峰小丰山有300多米高,核心景区有百多平方公里,山道湿滑,山风凌厉,况且我当时还患着感冒;不去吧,今生很有可能与醉翁亭失之交臂。“上吧!”我在心中叫了一声,于是与几位年轻人一起踏进琅琊山景区。行不久便见一亭翼然,众人不禁欢呼:看,醉翁亭!此时,一个悠远的声音穿过淅淅沥沥的雨声传入耳膜: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据史料记载:北宋庆历三年(1043),时任右正言、知制造的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并提出吏治、军事、贡举法等革新主张,遭到守旧派的打击。新政失败后,范仲淹、韩琦等人相继遭贬,秉性耿直的欧阳修上书为范仲淹等人辩护。因而在庆历五年(1045)被贬滁州。在滁州太守任上,喜好游历的欧阳公自然不会错过“林壑优美,蔚然深秀”的琅琊山。由此也认识了琅琊寺的住持僧智仙和尚,交往日深,遂引为知音。越明年,智仙和尚为欧阳太守在山中建造一亭,并请欧阳修作记,于是便有了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传世。这从该文的末尾两句可以佐证: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庆历四年(1044),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后请范仲淹作记,之后就诞生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这



“两记”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烛照千秋的大家名篇,向来为后人所称颂,并一直是中学语文教科书上的散文佳作,口口相传。

欧阳修谪守滁州后为政“宽简”,让自己和老百姓都能轻松地理政和生活,并经常带着吏民四处游玩,在山中野炊。很多时候,欧阳太守是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文中“太守与客常玩乐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醉翁也”除了游乐,欧阳修也常在亭间处理公务……

额尔古纳河如一练闪亮的哈达,飘舞在神州版图的东北端。它一头挽着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头系着高高的兴安岭。

“牧草已经泛黄,但早晨阳光照在结霜的草原上,很值得拍摄。”苏德夫在呼伦贝尔给我发来了秋色报告。苏德夫是颇有名气的蒙古族青年摄影家,正驻点在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工作。“林区的叶子黄了。想来得抓紧,天气一变,叶子就离开树枝了!”

虽然我没有描述的语言,但我可以想见那片广袤大地正上演着的绚丽秋色。于是,刚送走“杜鹃”台风,我们一行七人便匆匆飞往满洲里,准备感受额尔古纳的绝美秋韵。

“运气真好,碰到了赛马!”老道晨光里的开心点评,开启

了我们额尔古纳的行摄模式。巴尔虎草原上,疾风劲草与骏马少年构成了辽阔的动态画面。蓝天白云的背景里,身穿民族服装的巴尔虎小骑手们从炊烟袅袅的蒙古包旁边出发,策马扬鞭,一路呼啸着向我们冲来。相机快门声梭子枪响起。

颁奖了!身着明黄紧身袍的赛马冠军看上去不到十岁,与他骑着的高头大马相比,实在属于“小不点”,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冠军的“形象”。他抬起头,一直望着高远的天空,只有当嘎查长宣布颁奖时,他才好奇地转头看奖励给他的四头大肥羊。

趁着人们忙着领取奖品的空隙,小卢和小柴接二连三挂满奖杯的冠军马,准备来个合影。赛场上狂奔的烈马,此时仿佛也感受到了荣耀,任凭小主人把缰绳交到陌生人手里,温顺地配合着拍摄。

看完草原,北奔湿地。秋天的湿地,成片的沼泽

隐去了,大片绿色正被各种色彩替代。在天光的映照下,蜿蜒的河流携着蔚蓝或金红的光带,“游走”在望不到边的彩色里。

每登高拍摄,总觉得犹未尽。于是,拍完黑山头,再奔拉布达林拍摄根河湿地。

天还未亮,我们踩着浓霜的台阶,登上了山项。借着熹微的晨光,我们看见大片的白桦

摄秋额尔古纳

徐渭明

白马咖啡馆

(钢笔画)

陆志德

犹太人在上海



林。虽然气温在零下六七摄氏度,风很大,但刚转黄的桦叶大都坚守在树枝上,于是心中窃喜。

初阳如期升腾。阳光下,金黄的桦林、蓝水环抱的小岛、线条整齐伸向远方的农田,构成了画面的前、中、远景。正激动地连接快门时,阿褚来说,山腰间的桦林小道风光更美。于是拾级而下,穿行山间。抬头看天,天蓝得深邃,桦叶金黄,透着油润的光泽。

“好风景永远在路上。”小俊说。她已好几次重复这样的感慨了,在迷人的月亮泡子,在林涛轰鸣的兴安彩山,在临江村外堆满牧草的坡地。而小朋友万奕亦最开心的是盼到了雪花,看到了驯鹿。那天在恩和,我们买了列巴出门,雪花正漫

舞着,万奕亦欢呼起来。快门声中,她的笑脸定格,照片里,一朵雪花正滑落她的发梢。而可爱的敖鲁古雅驯鹿,不仅成了她的“宠物”,也成了我们一行所有人的宝贝,大家轮流喂它苔藓,与它合影,仿佛都成了鄂温克人。

返回虹桥的飞机腾空而起时,我们依然在热议着壮阔美丽的呼伦贝尔。一条闪亮的缎带在舷窗外闪过。我侧目俯瞰,我又看见了莫日格勒河,这“天下第一曲水”蜿蜒在草原,最终通过海拉尔河,汇入额尔古纳。这次,我没有拿出相机,我想,我已经用眼睛把它摄入了心中。

复旦光华楼里的“莲蓬诗社”留下秋的回亿,赏秋 赏秋 赏秋

